



第六十二期 · 2014年11月 逢單月發行

非賣品

修智大和尚談：念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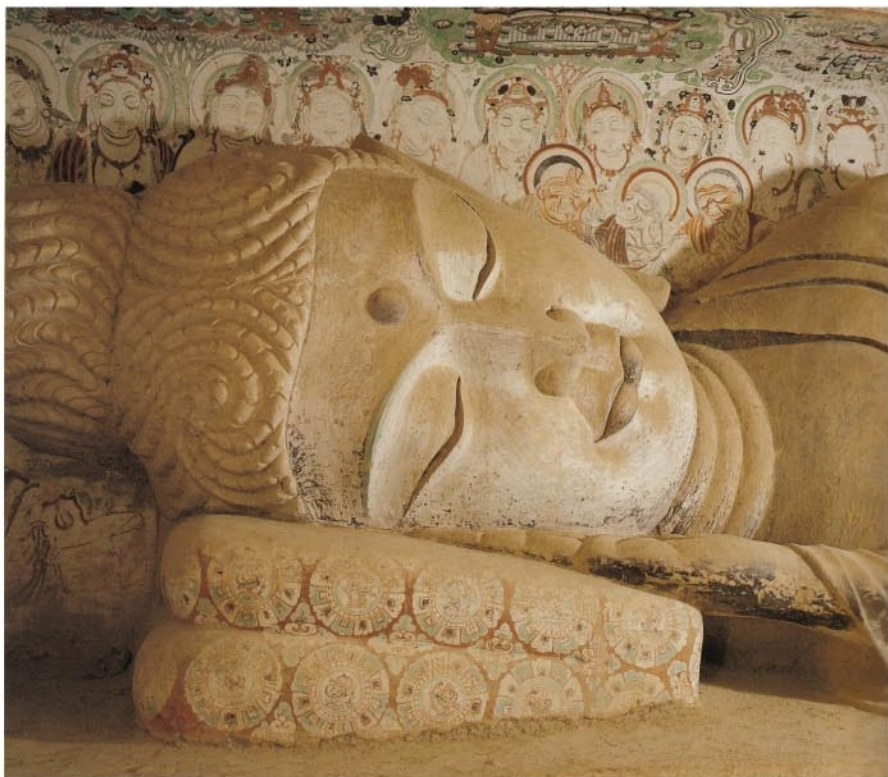
青楓：有佛友提出這樣的話題：「曾經有法師教導我們，一心稱念阿彌陀佛聖號，求生西方極樂世界就夠了，其他的經書可以擱置在一旁。」請問大和尚，如此做法，是否適宜？

修智：我們可以仔細思維一下，如何才是「一心稱念」；再者，如果只是稱念阿彌陀佛聖號就夠了，那麼，釋迦牟尼佛講經說法四十五年，為的是什麼呢？

青楓：我們該怎樣理解才好？

修智：佛陀教導我們如何遠離煩惱而得安樂，人的根器各有不同，有利有鈍，因此講經說法四十五年，每一部經都有其價值。淨土法門之念佛求生極樂國土，這祇是衆多法門中的一個法門！

青楓：說到淨土法門，我們又該如何看待？



吉祥卧

我們平日看到一些山形山勢像一個人躺卧着，會禁不住高呼一聲：「看，卧佛呀！」

這當然是一般人情不自禁的話語，不過，如果我們說「卧佛」，可要明白：卧佛是有一定卧姿的，卧佛睡時不會仰天躺着。佛的卧姿，我們會稱為吉祥卧。

吉祥卧，姿態是怎樣的呢？是採用右側卧姿勢，雙腳要彎一點而合攏起來，所以又稱為「弓睡」；屈膝右脅卧卧，又稱「睡如弓」。左足疊於右足上，頭枕右手，左手作被，這卧姿亦稱為獅子卧。

我們不妨好好地學習這吉祥卧吧！

修智：淨土法門是建立在「信、願、行」三資糧之上。信，是指正信，即是智慧地相信。既然是智慧地相信，則我們便得好好地研讀與淨土法門相關的經文，而不是把它擱置一旁，否則便容易變成迷信了。

青楓：只念一句佛號便足夠的說法，我個人以為，這不是求簡易，這是求簡單。有些內容不是簡簡單單便行的，必須老老實實地、認真真地去理解、消化其中的道理，只求簡單，其實也還是誤入迷信。

修智：可以這樣說。當有了正信之後，必須發願往

生，依教奉行，這才是符合「信、願、行」三資糧的要求。由此也可見得，研讀經典是有其必要性的。

我們念佛，是念諸佛世尊的德行，是以他們的德行作為榜樣，這就是我們修行的依據，只有這樣的念佛，才會在念念之間而朝着成佛之道前進。阿彌陀佛聖號，是梵文，譯成漢文，便是無量光、無量壽。無量光是講智慧，無量壽則是指福德，即是說，我們在念阿彌陀佛聖號的同時，正確地理解經文的義理，依教奉行，修福修慧，與阿彌陀佛德號相應，才稱得上「一心念佛」。

大花田菁

在妙法寺園林的魚池旁，見到十幾株長着一撮撮白色條狀花朵的小喬木。它的葉是對生的，在枝幹上伸展開來，我數數，大概是二、三十對吧，整整齊齊的排列，這與不規則地撮生的白花，成強烈比照。

這是什麼花果呢？經過一番打探，有了，原來這些條狀白花就喚作「大花田菁」，它有白色及紅色兩種，妙法寺內好幾個地方均有栽種，此刻全都開花了，花兒像天上的「月芽兒」。

這大花田菁是怕陽光的嗎？它總是生長在葉下，掩掩遮遮的，這比起那些在陽光下像孔雀開屏的綻放艷麗的花兒，真是相映成趣。

其實，這多年生常綠小喬木，是喜歡高溫多濕環境，它容易生長，花朵大，很有觀賞價值，所以不少園藝師對它都情有獨鍾地喜愛。



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 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 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

大勢至法王子與其同倫五十二菩薩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：「我憶往昔恒河沙劫，有佛出世，名無量光，十二如來，相繼一劫，其最後佛名超日月光，彼佛教我念佛三昧。譬如有人，一專為憶，一人專忘，如是二人，若逢不逢、或見非見，二人相憶，二憶念深，如是乃至從生至生，同於形影，不相乖異。十方如來憐念眾生，如母憶子，若子逃逝，雖憶何為？子若憶母，如母憶時，母子歷生，不相違遠。若眾生心，憶佛念佛，現前當來必定見佛，去佛不遠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開，如染香人，身有香氣，此則名曰香光莊嚴。我本因地，以念佛心，入無生忍。今於此界，攝念佛人，歸於淨土。佛問圓通，我無選擇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，得三摩地，斯為第一！」

阿彌陀佛七法會

十月初一日至初七日 (22/11—28/11)

上午 9:00 至 10:00

上午 10:15 至 11:30

下午 1:30 至 2:30

下午 2:45 至 4:00

願生西方安樂國 見佛聞法悟無生
不違本誓入娑婆 咸共眾生成佛道

供花 / 供燈 / 供果 / 供齋功德
請儘早到本寺辦事處登記為荷



一炷香

花草樹木的生長，我們細心地觀看，會看出不少趣味。它不僅是自我生長的趣怪，有時結合上周遭的環境，又會有另一番感覺。

上午，在妙法寺園林裡行走，經過這棵樹，總會聯想到三個字——一炷香。這樹身一枝獨秀地挺拔生長，斜陽下，形狀更形突出，何況背後又是寺院的紅牆，這「一炷香」的感覺更強烈了。

很多時我們欣賞植物，除了它本身的特性外，外形常會給你一個“呼形喝象”的聯想，這便增加了我們的觀賞趣味。



羅漢松

羅漢松，是很有觀賞價值的「園林主角」。特別是在寺院，多栽種上幾棵羅漢松，那份莊嚴沉雄的感覺立見。羅漢松品種不少，有些是順着它生長姿態而造型獨特，真可謂「人見人愛」的了，人們往往被它們的清雅挺拔吸引，何況它們還有一般雄

渾蒼勁的氣勢。

一些形體較細小的羅漢松，又很適宜擺放在園林牆邊，綠化的功用很大；一些「羅漢果」更覺有趣，你看——它不正好像一個個披上紅袍、紫袍的小羅漢嗎？

賢 人 三 寶

被視作「明君」的唐太宗李世民，是一位比較開明，能聽諫言之君主。「諫議大夫」魏徵病故，他有肺腑之言：「夫以銅為鏡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為鏡，可以知興替；以人為鏡，可以明得失。朕常保此三鏡，以防已過。」

「保此三鏡」，即是以此三鏡為寶。的確是寶，假如能夠把這三寶常記於心，則做人處世便會來得心安理得、事事順遂。

即使像李世民這樣難得的「明君」，有時候也會因諫臣的直言而心有不快，魏徵是一位出了名直言不諱的「火爆諫議大夫」，有次，李世民氣沖沖地對皇后說：「魏徵這個老鬼，剛才居然在眾大臣面前頂撞我，搞到我下不了台。我要殺死這個老鬼！」

你看，「開明」的李世民也如此，其他的帝皇你看怎麼樣？諫官還諫個什麼呢？這「職位」無非是花瓶一個，以示老子（皇帝自己）並非獨斷獨行者，我還是開明民主的君王。

是否真的開明民主？心照好了！

既然「以古為鏡，可以知興替」，則當也知道歷史上不少諫官的悲慘下場，譬如伍

子胥被吊死掛在城頭示眾，而後來證實他是對的。既然諫官都不好當，難怪有人說，你等待帝皇子心情好之時，敲敲鼓邊好了；要不，索性把自己視為「花瓶」，修飾一下枝葉，擺擺樣子算了。

這的確教人氣餒。

為了進諫而視死如歸者，亦大有人在。武則天專橫，每在她要動殺機時，身為大理丞的徐有功總是據理力爭，把這武則天氣個半死，她一怒之下便叫左右把徐有功拉出去斬首，好一個徐有功，臨刑之前也這樣說：「你殺死我不要緊，但法例不能改也！」

徐有功就是這樣仗義執言，也因此而救了不少慘被誣陷的官員。

真教人懷念這些拚死的正直大官，也令人同時想到能夠真正「開明納諫」的「明主」究竟有多少？還是那句禪詩好：「退步原是為向前！」所謂退一步海闊天空，如果進諫者圓融一點；納諫者心胸寬闊一點，則事情不就取得圓滿嗎？

還是多唸幾遍「以銅為鏡，以古為鏡，以人為鏡」的賢人三寶吧！





隨緣

炎炎夏日的三伏天，禪院的草地枯黃了一大片。

「撒點草種子吧！好難看哪！」小和尚說。

「等天涼吧。」師父揮揮手，「隨時！」

中秋，師父買了一包草籽，叫小和尚去播種。

秋風起，草籽邊撒邊飄。

「不好了！很多種子都被吹飛了。」小和尚喊着。

「沒關係，吹走的多半是空的，撒下去也發不了芽。」師父說，「隨性！」

撒完種子，跟着就飛來幾只小鳥啄食。

「要命！種子都被鳥吃了！」小和尚急得跳腳。

「沒關係！種子多，吃不完！」師父說，「隨遇！」

半夜一陣驟雨，小和尚早晨衝進禪房：「師父！這下真完了！很多草籽被雨沖走了！」

「沖到哪兒，就在哪兒發！」師父說，「隨緣！」

一個星期過去。原本光禿的地面，居然長出許多青翠的草苗。一些原來沒播種的角落，也泛出了綠意。

小和尚高興得直拍手。

師父點頭：「隨喜！」

李焯芬（香港佛教學院院長）



意靜心閒

國畫裡有一個重要題材，是山水畫。山與水何等重要。《道德經》的主旨，也是寫水——上善若水。

我在最近出版的《書畫人語》一本書裡，寫了一句「從善而流」，出版社編輯把這「而」字改為「如」，這當然也改得沒錯，祇是與我的原意有些出入，我是承接另一句：「順勢而去」而寫的「從善而流」。不過，既然「從善如流」也於文理無碍，也就不必再改回來了，大抵這叫做「你好、我好、大家好」吧！

話題似乎扯遠了。

水，整體而言，是給我們一個非常感激的上蒼恩賜之物，日常生活更無水不行。當我們聽到「珍惜用水」，心裡也會同時聯想到「珍惜生命」。水與生命，是何等息息相關。也許是這樣，我特別喜歡寫山水畫。

最好的處世方法，是像流水那樣，所以稱為上善若水。不過境隨心轉，你的心理處於什麼狀態，你便有怎麼樣的感悟。最近喜歡寫這樣題材的山水畫——

意靜不隨流水轉，心閑還笑白雲飛。

陳青楓（妙法寺文教發展總監）



壇經密碼之七

“六祖壇經”，簡稱“壇經”。

此“經”對於佛教來說，真是繞有深意與新意的別具一格。但如果說它“離經叛道”，則似乎過火。它不但沒有違背佛教精神，且能結合實際而大大地有所發展。時下注釋“壇經”的著作，沒有一百本亦有數十了，筆者倒想試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這本影響深遠的真正巨著。

青楓謹識

尋尋覓覓

從《壇經》，我們看到，惠能說法都是帶着很好的邏輯性的，他不會讓你有什麼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的荒謬的盲從附和。他向你講道理，而這道理並不玄，是實實在在的道理，因此，我們才會看《壇經》時往往能夠有恍然大悟的收穫。

一些信眾常說：「我們都嚮往着往生時到西方極樂世界去！」

惠能怎樣說呢？他說：「住在東方世界的人說往西方極樂世界，那麼，住在西方的人，又往哪裡去呢？」他把問題的「矛盾」提了出來，然後告訴我們：「其實呀，你什麼地方也不必去，你尋找極樂世界這淨土，往自己的心尋找就是了！」佛經裡常說：「心淨，佛土淨！」這是邏輯問題，也是禪學的核心問題。我們常說：「一切唯

心造！」這句話很重要；「一切」很重要，讓我們細細思量一下，世間的萬事萬物也好，我們有萬般煩惱也好，這「一切」其實都是心之所繫使然。

惠能說：「迷時法花轉，悟時轉花！」心，也是這樣，「迷」時模糊一片，嚴重的甚至會有所謂「心魔」；悟了呢！「明心見性」，「心淨，佛土淨」，這與「水能載舟，也能覆舟」是同一道理的，我們學習佛法，就是為了讓這些水去載舟，而且是好好地載舟。

極樂世界，不必到處去尋尋覓覓了，何妨再唸一唸唐代那首禪詩？——

盡日尋春不見春，芒鞋踏破嶺頭雲，歸來偶拈梅花嗅，春到枝頭已十分。

淨土就在自己心中，極樂世界就在自己心

中，打開心扉吧！

《六祖壇經》的心性論，真是無處不在，所以，我們也可以說：談心，論心，就是壇經的核心價值。

上述說的「東方」、「西方」，可見於《壇

經》裡這一節——使君！東方人，但心淨即無罪，雖西方人，心不淨亦有愆，東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西方；西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何國？

凡愚不了自性，不識心中淨土，願東願西；悟人在處一般，所以佛言：「隨所住處恆安樂！」

「文盲」與「識盲」

六祖惠能究竟是不是「文盲」？他自己也一而再地表示「不識字」，「菩提本無樹」這名偈，也是由別人寫上牆壁上；無盡藏尼請他講「涅槃經」，他也表示：「字，我不識，你且念來聽聽！」聽後，他不但能立即「消化」，且還會提出新見解。真的這麼厲害嗎？証諸《壇經》開始說：惠能還是樵夫的時候，聽到有人唸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立即大悟。這樣的明心見性，你說厲害不厲害？

就因為太「厲害」了，於是千年來人們談到惠能的時候便有所懷疑：

「他究竟是不是真的文盲？如果是文盲，那會這樣厲害？」於是有些論者便出來「打圓場」吧？譬如教授認為：相信惠能不會是完全不識字的，他父親既然做官，其妻子也會門當戶對地出自書香世家，即使家道中落，父親早逝，則母親也會教他識字的，相信惠能雖沒有受過正規教育，字，還是識一些的。」這樣憑情作出推論也未嘗不可。

我個人則有一些看法：「文盲」與「識盲」是兩樁事。不識字，認不得字，不等於沒有識見。譬如上一輩人，他們也經常聽到有這樣的話：「你不要小看阿婆不識字呀，她懂得不少做人道理。」

在過去的社會，婦女很少有機會接受教育，文盲者多，難道她們就沒有「識見」嗎？

所以，我認為：惠能即使真的是「文盲」也無碍他的「識見」，祇是這樣的「非一般的識見」則的而且確是在這方面悟性極高的大天才了。

「惠能」與「慧能」

《六祖壇經》已成了今天學習佛法的重要課題之一。

六祖者誰？指的是惠能大師。

有好些《壇經》版本，把「惠能」寫成「慧能」，亦有好些論著在論述究竟寫「惠能」對呢還是應該寫「慧能」？

「惠慧之爭」其實也是爭之無益，祇是一個名號，都是着相，爭來做甚麼呢？你如果把它視為譯名，不就天下本無事嗎？譬如有人寫「達摩」，也有愛寫「達磨」，反正你知道同一個人就好了。

我個人寫禪宗六祖，則都是寫作「惠能」。較早發現的《壇經》版本(敦煌本)，都是寫作「惠能」的；較晚出現的「宗寶本」——很流行的版本，也同樣寫作「惠能」。

多本《壇經》版本都引用了以下文字內容——

傳說惠能誕生時，毫光騰空，異香滿室。次日黎明時分，有兩位異僧來訪，對其父說：「你夫人昨晚生下的孩子與佛有緣，故特地來為他命名，應該稱為『惠能』。」他父親問說：「為何取名惠能？」異僧說：「惠，就是以佛法惠施衆生；能，就是能做佛事。」說罷辭出，便不知去向。

中國人寫人物傳記，特別是「偉大人物」，常會添加色彩以神秘力量去增強他作為「非凡人物」的可信性，其實這弄虚作假真應了那一句：「好心做壞事」。撇開這些不說，我們還是講回究竟寫「惠能」還是寫「慧能」吧！——首先，我還是再次強調一下：惠與慧都「能」，都沒所謂，但如果我們從「佛教」角度來思考，還是用「惠」字比較實在。——以佛法惠施衆生，這是佛教徒很重視的一個核心價值。



共同成長

周遭的朋友，好些已做了大主管，且進入「榮休」之年。

一下子把重担卸下來，如何是好？這不僅是指他個人今後的「生活」，且還有卸任後那個攤子由誰人承接。

所謂「今後的生活」，這「生活」兩字可不是指物質，是指精神生活。

有一位朋友，剛在總經理位置上走下來，次天便在書畫班裡學習書法。

另一位朋友剛離開大機構的總裁位置，沒幾天便在另一個機構裡擔任主管，他不是為錢而幹，他做的是「大義工」，但以他一貫「幹一番事業」的性格，這「大義工」的工作可比做總裁時還要忙，難怪他太太也怨言曰：為了事業、為了家庭而打拼了三十多年，在「夕陽歲月」裡還去打拼什麼？

「人走了，茶就涼了！」我們不必為「茶涼了」而惋惜，我們倒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——

「好呀，茶都涼了，喝下去更覺透心涼！」

是否透心涼，全繫於一心！

至於「卸任後那個攤子由什麼人承接」，我倒有一些想法，特別是每次在妙法寺園林看到一些「快高長大」、「一榦直上」的樹木，便自然地聯想到這些問題。

園林師為什麼要經常削除樹木的橫枝呢？這是為了讓其他樹木同樣接受陽光雨露，好讓大家一起成長。假如是一樹獨蔭，其他樹木便難有成長空間，也祇好低矮地存活下去。

這也同時讓我聯想到「三國」的諸葛亮，在「出師表」裡，他強調：「臣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……」諸葛亮其實是一位不大成功的主管，事無大小親力親為，那是什麼主管？「三國演義」是很好的創業教材，但卻沒有好好地教導如何守業、如何培養接班人，劉備的「蜀」如此，曹操的「魏」亦然。

簡慶福的一生追求



大中華圈攝影界，無人不認識簡慶福先生。這位長老者今年九十三歲了，攝影生涯長達七十餘年，而今天仍然頸掛相機，「呢度去，個度去」地攝取心中之境。

是的，——心中之境。眼前所見的景物，無非是大自然的景物，對於今時今日的拍友來說，重要的，不是如何第一時間攝取眼前美景，也不是捕捉瞬間即逝的動態，而重要的是如何通過這物象以反映內心世界，或者以內

心世界的所思所想而藉外象顯現出來。

簡老先生於本年十一月六日在北京中國攝影展覽館裡有一個展，這是一次相當具規模的回顧展，既有六十多年前歷史性的珍貴作品，也有近年之作，譬如二〇一二年的黃山行。有趣的是，這次攝影展同時展出他攝於一九五一年的黃山，當年張大千十分欣賞，並欣然題字。李志榮兄把這兩幅作品同時傳過來，相距超過半個世紀

的黃山，有什麼變化沒有？簡老在最新這作品上題字：「黃山千載在，雲海日日新」。這真是一語中的之言。滄海桑田，令人感慨系之，而攝影之動人處，是能把那歷史的一刻留下來。

這裡，讓我們多刊登簡慶福先生幾幅作品，從這些作

品中，我們可以感受到——

攝影，何祇是攝錄眼前景象，更重要的是如何用「心」去處理。今天攝影，面對的已不是「景象」，甚至也不是「意象」，而是「心象」了吧？

簡老六十年前後所拍的兩幅黃山照片。



黃山，攝於1951年



黃山，攝於2012年

攝於一九五六年的「大埔水波的旋律」，此作品獲得當年第八屆國際沙龍展金獎。



簡慶福這攝於二〇一一年的「木棉」，是典型的畫意攝影，如果沒有相當的書畫修養，可表達不出這樣的情意，——包括後期的技術加工。



不吃老本

簡慶福的一些攝影心得，我們也不妨咀嚼一下，當有很好收穫——

「拍攝一個題材，不能淺嚐輒止，要有鍥而不舍才能出精品。」

「我深深地想到：時代在前進，必須創新。如果守舊，吃老本，就會被淘汰。」

「或許幾十年來我曾經有這作為，但那已經是歷史。在藝術長河留戀過去的成績似同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。在攝影的道路上，昨天被認可的，到今天則常發現其不足，這就促使我求索創新。」

通俗文化

香港是一個廣告社會，無論你走在大街上還是鑽進地鐵去，劈頭劈面而來的都是廣告，各式各樣的，甚至是千奇百怪、奇文共賞的都有，但「

文化氣息」却幾乎一絲也嗅不到。

近這一兩年來，如果你到港島中區走走，走到那原先是賣菜而今天等待改建的中央街市，其外型真有點兒沙漠綠洲的感覺，居然讓我們嗅到一點文化氣息了，——整座大街市外牆，繪畫上充香港生活意味的漫畫，格調高，水平高，是真真正正代表著香港的通俗文化。



筆情墨趣貴在淡雅

人，不可貌相！

為曾鍾貴畫冊寫序，特別強調了這一句。在他的個展上，主禮嘉賓之一的余寄撫先生也同樣以這麼一個概念作話題。

究竟曾鍾貴是甚麼回事而令大家有這麼一個感覺？

原來，他外型一副魯男子的樣兒，但他的畫却是清雅恬淡，這次在他的個展上，感覺特別強烈。因為近百幅大小作品就貫穿着「淡雅」兩字。

特別邀請曾鍾貴在這幅中堂旁拍照。

這幅作品充分地表露出淡雅風格。在一幅小品上突顯淡雅，比較容易，但這麼一幅六尺作品，用如許簡潔線條，在用色與布局上又是這樣的和諧統一，它具有小品的味道，也同時具有大幅花鳥畫的氣氛、氣派，多麼雅緻的一幅佳作。

「哎喲！」我看見畫簽旁已貼上「紅點」，「誰人如此捷足先登訂購了？畫展還未正式開始呀！」

曾鍾貴帶着靦腆的說：「有朋友怕這幅畫給別人購去，所以一早便貼上紅點留下來！」





「陳青楓新著《書畫人語》首發式暨書畫觀摩交流展」於2014年10月3日至10日在香港集古齋舉行，數十畫友，熱鬧一堂。是次書畫展，由商務印書館、集古齋主辦；邀得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理事長李國強先生、「饒宗頤文化館」館長陳萬雄先生及聯合出版集團副總裁吳靜怡女士擔任主禮嘉賓。

清的风格——《書畫人語》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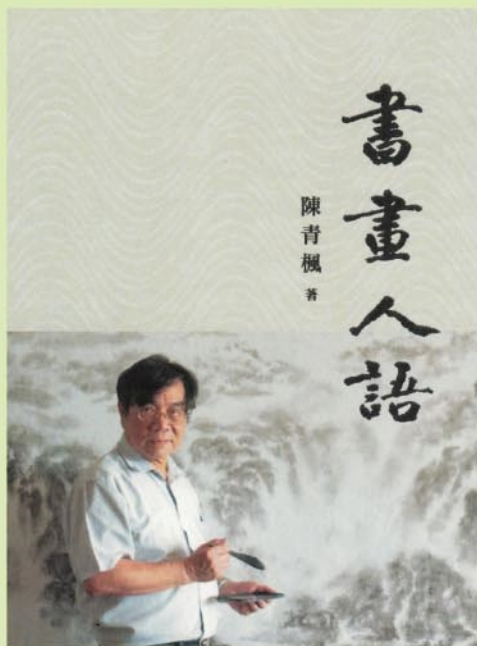
· 陳萬雄 ·

我偏愛讀青楓(志城)兄的文章。每次送我新書，或送稿囑我撰序，總是一口氣讀完的。他的文章，總的說是一個“清”字。題旨的清朗，議論的清雋，行文的清簡，氣韻的清雅，很好讀，不費勁，如清風拂面，清爽颯颯。難得的是他寫什麼內容的文章，皆能臻此。

我自少老成，不喜歡追逐娛樂界中人事。青楓兄曾長期主編報刊娛樂版，并撰寫有關專欄。他寫的娛樂人事和評論，總能翻出一份新意，不流於庸俗，所以也吸引我閱讀。他寫的文藝作品，也是這種風格。我都願意拜讀。

中年之後，青楓兄漸向心學術，尤耽於研習國畫，乃嶺南四大家之一楊善深先生的入室弟子。前二十年，工餘他能脫盡浮華酬酢，專心致志，親炙楊老師，并得其耳提面命，所得豈畫藝而已矣！書中關於其師善深先生的一篇文章，可見其端倪。楊先生歸道山，青楓兄亦退休。近十年來，更勤於丹青，日以寫畫為事。何況託身於青山名利，沐浴於清涼世界，藝道并臻，燦然可觀，已自成風貌了。

本書乃他關於香港兩代書畫界的文章的結集。大體分成兩部分。一是關於香港一些書畫家的交章，述人、叙事、評藝，是香港少有關於書畫界的專著，難得是親聞親見，於香港藝術史，很有價值。二是青楓兄對書畫藝術的一些評論。此結集的文風，一仍他“清”的风格。不故作高深，不丟書包，平實而雅淡，只言片語，金針度人，甚有禪味。至於所附作者近期的畫作，也可證本人說他近年“藝道并臻，燦然可觀，已自成風貌”的不虛。





止戈為武

我們的方塊字，是包含着無窮無盡的哲思，這就「點祇一個字咁簡單」。

眼前看着這個「武」字，真可謂浮想連翩，動刀動槍，或者現代出動飛機大炮的，稱之為「動武」。但這個「武」字的結構，驟眼看來，是「止戈為武」。其實它的右邊不是一個「戈」字，是少了一撇的「弋」（音亦，帶着繩用來射鳥的箭）。「弋」字的左方，加上一劃，這一劃便彷彿是從「戈」裡抽掉一掛腰之劍，然後用來壓着下方一個「止」字。這教我們聯想到「止戈為武」了。

最上乘的武，不是攻打別人，而是以理服人。我們也不妨多讀《道德經》裡這一句——

善為士者不武，善戰者不怒，善勝敵者不與，善用人者為下。

（善於做將士者不會耀武揚威；善於作戰的不會感情用事；善於戰勝敵人者，不會與對方正面交鋒；善於用人者，是不會高高在上而甘處於人下。）

妙法通訊流通處

元朗三聯書店
新界元朗青山公路49-63號

友生昌筆墨莊
九龍油麻地西貢街3-5號昌華商業大廈3樓

文聯莊
香港中上環永吉街29/30號恒豐大廈2樓

妙法寺 新界屯門藍地

佐敦商務印書館
九龍佐敦道13號華豐大廈地下

康怡商務印書館
香港鰂魚涌康山道1號康怡廣場2樓

屯門商務印書館
新界屯門時代廣場南翼二樓21/22舖